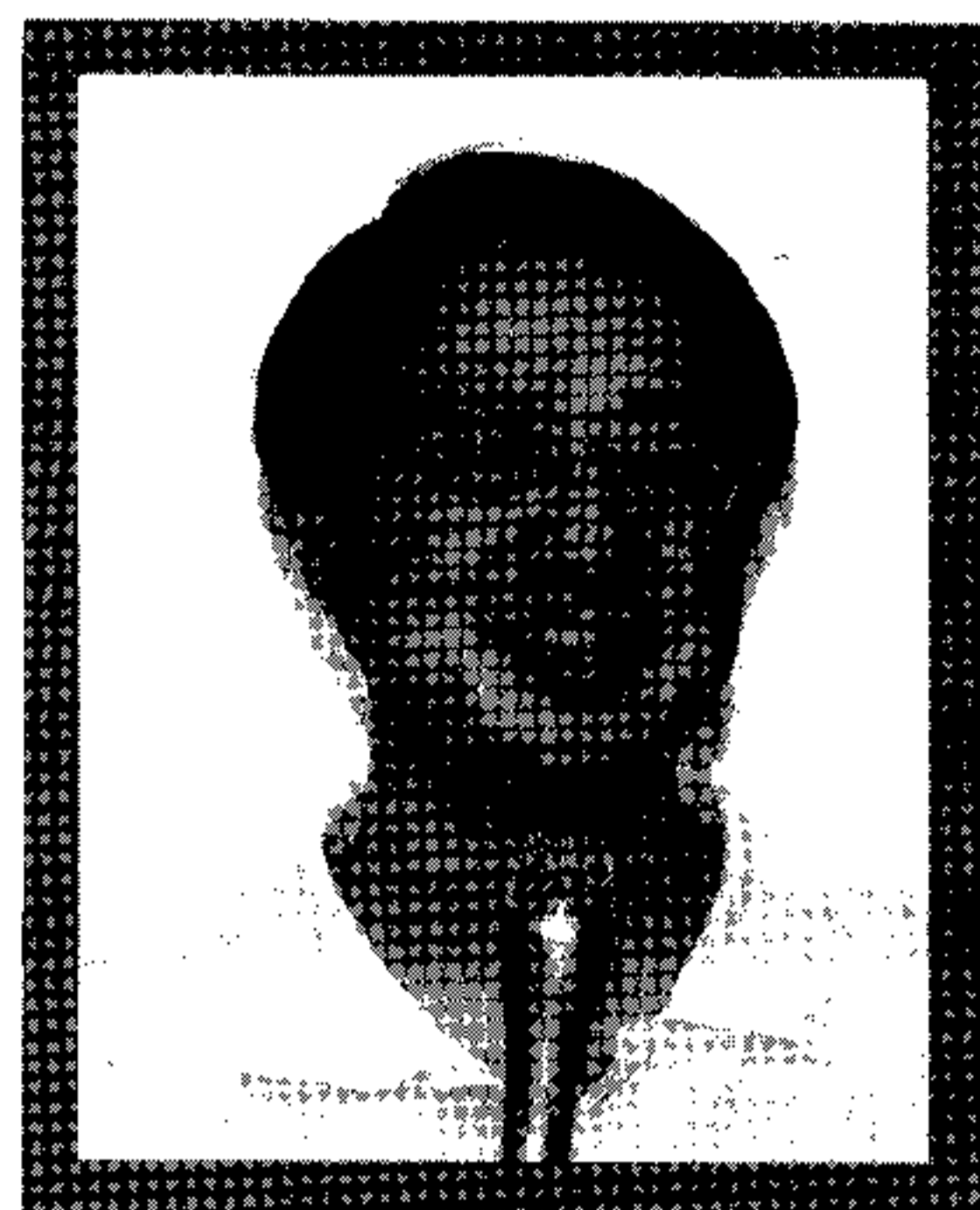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有識之士嚮往中國的書院傳統，作為傳習經典的場域。傳統書院能夠經營與維持，所需的客觀環境與因緣條件現今是否具足，是一個尚待考究的複雜問題。但是無論如何，經典教育是

終身的教育。

從童蒙至終身的經典教育，我稱之為「終身經典教育」；通識教育是終身經典教育在大學教育裏的一環。◎



## 如何在通識課程教經典

文／江宜樺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

許許多人都知道經典閱讀的重要性，也支持通識課程應加強經典教育。但是如何在通識課程教導學生閱讀經典，卻是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問題。在實際教學過程中，有些老師只告訴學生要買書來讀，卻沒有在課堂上花時間討論；有些老師善意地幫學生整理好經典的內容大要，卻沒有嚴格要求學生親自翻閱經典，這些做法都使經典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，達不到啓迪思考的目標。

經典教育是大學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，它可以安排在專業系所的必修或選修課裡，也可以安排在全校共同必修課或通識課，但是兩種情況差距甚遠，無法一概而論。在專業系所教經典閱讀，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，因為學生原本就重視主修科目，而且通常修課人數不多，可以用密集討論的方式上課。相對地，在通識課程教中外經典，不僅學生知識背景迥異，而且修課人數眾多，難以進行真正的討論。因此，如何在通識課程教好經典，就更值得費心思了。

規模問題是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。照理說，最適合教導經典閱讀的班級人數，至多不應超過二十五人。因為只有在小班級裡，每個人才能充分表達自己的看法，並藉由彼此討論而深入瞭解經典的內涵。芝加哥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的經典教育素負盛名，基本條件就是小班教學。哈佛、耶魯、柏克萊、普林斯頓的大一討論課（Freshman Seminar）間或實施經典教育，也是以嚴格限制修課人數為前提。但是，國內通識課程通常修課人數龐大，如果還想產生小班討論的效果，就必須在制度上有所規劃或在課堂經營上有所改變。

最好的制度規劃是實施「教學助理」（Teaching Assistant, TA）制度，以每二十個學生配置一名研究生TA的方式，落實「大班教學、小班討論」的理想。目前國立台灣大學的共同教育委員會，鼓勵開授大班通識課程的老師提出TA申請，凡修課人數達六十人以上者，每二十名學生即配置一名TA。因此，舉例來講，一門修課人數二百人的通識課，授課老

師可以獲得八個研究生教學助理，分別幫忙帶領小組討論並批改作業。另外，教務處也要求申請TA的老師在授課二學分之外，外加一學分（一小時）的分組討論，如此才能在不影響教學品質的情況下，增加老師開課及學生選課的誘因。這些措施基本上仿效美國大學，其主要目的是想從制度上解決「大班課程無法進行討論」的問題。

但是，如果學校受限於經費、人力或空間，沒有辦法實施教學助理制度，或是沒有辦法在學分計算上有所突破，那麼授課老師自己就得改變課堂經營方式。傳統的教學法著重於演講，也有人會運用投影片來增強效果，但是就經典閱讀的課程來講，發言提問及相互討論幾乎是不可或缺的訓練。為了達到討論的目的，老師或者必須保留比較多的時間供學生發問、或者必須點名學生發表閱讀經典的看法，甚至可以讓學生當場以兩人一組的方式簡短交換意見，然後再抽點某些小組發表意見。此外，老師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就是確實提供「課業諮詢時間」（office hour），每週固定一段時間待在研究室，讓有心深入原典的學生得以有課後請益的機會。

經典教育第二個重要的問題是「慎選版本」。許多老師因為鑽研特定領域太久，在指定學生閱讀書目時，常不自覺地選擇了最學術性、同時也是註解最繁複的經典版本。這種做法在研究所或專業系所是正確的，但是對通識課就不是那麼恰當。事實上，通識課程的學生來自各種學院，不像專業系所本科生那樣具備特定課程的基礎知識，因此教材的選擇必須考慮外行人的程度。除了少數情況外，堅持使用原文經典並非最佳策略。跨領域的大學生比較需要的是譯筆流暢、訊息適中的經典版本，而不是密密麻麻、錙銖必較的原文版本。如果一個典雅流暢的版本能引起學生的閱讀興趣，他們自然就會去查閱原始的版本，或探索更多的

資訊。但是如果老師選用的是一部厚重而瑣碎的經典，卻可能使許多學生裹足不前。另外，授課老師也必須要求所有學生使用同一個版本，否則上起課來，五花八門的版本都出籠，每個人發言時所引述的頁碼不同、文字不同，也會使討論課變成一場災難。

經典教育的第三個問題跟「帶領閱讀及討論的技巧」有關。經典不是一般的教科書，不適合用整理、條列的方式講授。經典之所以為經典，就在於其中蘊含的深意可以不斷咀嚼，從而啓發讀者的想像力與創造力。同一個人在不同年紀閱讀同一部經典，可以獲得不同的感受；不同學生在同一個時間閱讀同一部經典，也可以產生觀點迥異的心得。因此，經典的教導者必須保持最大的開放空間，讓閱讀者的想像力得以馳騁。如何鼓勵學生細心揣測作者的用意、如何提醒學生欣賞文字或論證之美、如何激勵學生勇敢地對作者提出質疑與批判、如何要求學生盡力嘗試為作者辯護，這些帶領過程都是經典教育的精髓之所在。有時當老師的必須維持中立態勢，讓各種詮釋意見都敢充分發揮；有時又必須故意袒護錯誤的意見，看看學生能否找出破解的關鍵。凡是囫圇吞棗、大而化之的介紹或講授，都只會減損經典閱讀的價值。

在國內大學的通識課程教經典，是一件挑戰性十足的工作。但是，如果能夠讓學生在年輕時期好好閱讀幾本重要的經典，其影響也不容小覷。讀過柏拉圖《理想國》的人，就不會輕易放棄治國者須經知識洗禮的想法。讀過莎士比亞《馬克白》的人，就不會對人性的幽暗與侷限一無所知。《莊子》的逍遙世界可以讓一個學生在未來困頓時得以解脫，而《三國演義》則可能提供一個人看透種種政治機巧的慧眼。教導經典雖然辛苦，但是人類的思想瑰寶卻得以透過此一過程傳遞下去，無論對老師或學生，都是意義重大的工作。◎